

她的生命

王统照



831.8
826
2

1011
1011

中華民國教育部
圖書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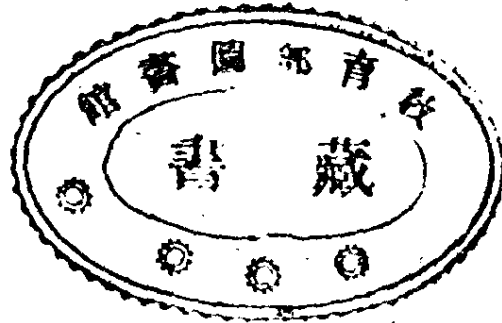
登記號 25812

類別號

41819 2

文學詩選之一

她的生命



3 0610 4353 9

上海生活書店發行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十二月

呈繳之圖書

目次

王統照

她的生命·····	二
爆竹·····	三〇
花球與鞭影·····	三三
期待·····	三五
詩人·····	三九
玩傀儡戲者·····	四二
峭寒·····	五〇

臧克家

逃荒·····	五二
---------	----

販魚郎.....	五六
洋車夫.....	五九
補破爛的女人.....	六一
檢煤球的姑娘.....	六三
兩個黑洞.....	六五

小 默

流轉.....	七〇
---------	----

朱 湘

莊周之一晚.....	九四
何默爾.....	一一〇
Hawthorne	一二二
冬.....	一二四

劉廷芳

秋林.....一一八

去後.....一二一

五週年.....一二五

麗尼

南方之歌.....一三〇

秋.....一五九

啊，秋啊，不寧靜的.....一六一

SONNET.....一六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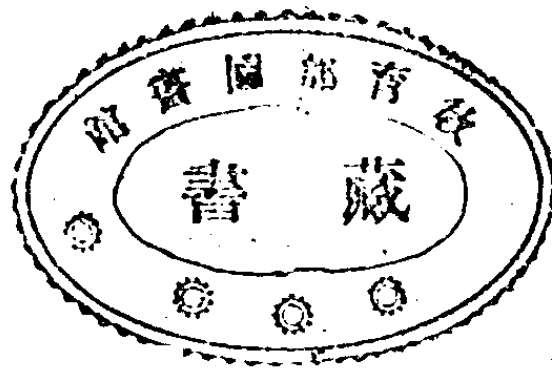
迷茫者之夜.....一六六

流浪者之歌.....一七二

林庚

附
錄

有閒·····	一七八
生在·····	一八〇
一人·····	一八二
夏晚·····	一八六
臧克家·論新詩·····	一九〇



王
統
照

皇
統
之
圖
書

她的生命

第一段

熱流激漲在每個人的心中，
熱火燃燒在鐵巨輪的身旁。

五月，白晝炫耀着威嚴光輝，
圍牆裏有滅絕一切的巨響。

旋轉，旋轉，皮帶永遠繫住了生活，

831.8
826
2

力，機械，飛動，象徵了人生的榜樣。
現代，是由爭鬥磨礪出鐵的文化，
在這裏，却消逝了唯心者的徬徨！

一顆顆從土壤中開放出的花朵，
一手，一手，擷取，運輸到都會市場。
大監獄中鐵的磨折與勞力的推動，
在這裏，一小時變成的細紗衣裳。



(南)

多少粗手指幫助一點點的餘力，

餘力，消盡了血，汗，淚，貧苦與惆悵！

生命的巨手向虛空擎一個火把，

在這裏，總結了現代的人生細賬。

飛，追，碾碎，變化，創成，

恰好符合了她的生命！

接，握，連續，蹣跚，推動，

機械的朋友是她的見證！

汗滴在面頰上自由流動，

眼前跳舞眩耀着一片白星。

沒有尋思，感念，悵惘與怔忡！

到這裏，人心都納入一個典型。

新鮮鄉村變成了沒落的舊影，

黃金的尖穗，碧玉的圓豆，浮萍；

水塘中幾隻白鵝快船衝破萍踪。

馬櫻樹下有一羣雲雀啁啾爭鳴。

乾燥的土氣息到處散布東風，

她從田原中將沉睡的一切催醒。

樹根下，糞堆旁，工作忙碌了蟲蟻，

拖了犁把的黃牛尾拂着蒼蠅。

是農人與土壤接吻的時令，

時間，空間，都造成他們的復生。

遍山野果行中滿垂着桃，杏，

人人歡悅着迎接這豐收的年成！

新鮮鄉村變成了沒落的舊影，

力的榨取，彈丸的飛掠，金錢的吞併，
一場冰雹，幾個月的荒旱，拔木的風，
馬蹄與鐵手的蹂躪，毀壞，化成虛空。

這年頭教咱們怎能拚命？

能搶，能追，能向地底下挖出金坑？

都行！却白費了莊稼人的扎掙！

分散，分散，到處作覓食的「哀鴻」！

第二段

春與秋，年年在大海邊人潮洶湧，
拋棄了家園，流浪去向關外逃生。
血與汗滋生，培養開異地的花朵，
這花朵是流亡者的勇苦的結晶。

一樣的花朶却不能開放同一的運命！
汽船上不都是苦難巡禮者的行程。

他們只爲缺乏了幾隻銀餅，

近海的都會便捕捉住他們的身形。

男子有天生的身軀朗硬；

女人也具有軟肉的體型。

雖然盡日去受鞭笞，日灼；

雖然向來沒幹過這恥辱的過活！

亮樓中狂唱出爵士調的蕩聲，

窗台的喇叭發送出金銀市的行情。

生活，在此中有的，是驕矜與快樂，

聲音與光彩曾不降到黑暗的一角！

都市的遊魂誰不犯惡太陽的輝映？

夜，牠纔有狂藥似的迷勁！

讓白晝罩覆着苦人的怯懦，

汗滴，喘哮，力的喊叫——都市的醜惡。

人間的夜；夜却不止是
漂亮男女應分的獨佔。

牠推動出罪惡與威權。

重樓下層，狹巷與路邊，

幾隻角子，肉體的淫顫；

肉體中壓住一口冤氣。

一盞油燈，苦笑的光燄。

一隻木床，嘶聲的悶戀。

一個身形，蜷伏在灶邊。

一隻銀洋，詳審的反看。

爲了孩子有肉的售賤！

母親，在這裏，一個人間！

母親咽着強慾的苦汁，

強暴，調弄，叱辱在燈前。

窒息的強力下，還懸念

孩子一天沒吃過早飯！

半夜後是誰還在流連？

聽，地下是丈夫的鼻息。

一聲尖叫，舞台的管絃。

一陣脆響，高跟的鞋尖。

一片紅彩，氖光的放閃。

一夜淫辱，破碎的紙片！

黎明，這一切墮入空幻，

丈夫，麻絆又套在雙肩。

惡劣，卑困，在生之巨輪下碾碎了，鄉村逃亡者的心血，把持着十歲的女孩向冤苦深淵投墜！

誰敢埋怨蒼天故意地拖腳！

咬緊牙根，他們全擔承着活罪。

搖頭起誓，說：「這是前生的冤孽！」

一塊肉，人的市場裏價值還不貴；

是尋常的例子，他們偏不割捨！

一年，一年，光陰熬乾人的眼淚。

丈夫瘦折了筋骨，女的添皺摺。

縱使討飯也打不起精神隨追，
鬆怠的肉體賣不出一夜生活。

長睜不眠的眼睛望寒星入睡。

鬧市飛菌偏向窮民身上傳播。

過度苦壓倒了他們，對誰懺悔！

窮，疫癘，死亡，這是一串的良藥；

能治愈掙扎浮生應受的罪惡！

再一輩，命運注定的金手束縛。

是童工，得送女孩在鐵機下求過，
綿絨的監獄裏，包住她的歲月。

第三段

機械，在現代機械前原沒有人的存在！
毀滅，而且重造了時間，山嶺與大海，
牠把迅疾，速力，轉動的權威送到人間，
抓碎了安靜，沉默，與「超人」的空想神怪。

閑適與感喟的詩歌，純敬的宗教崇拜，白白讓與古代人，他們的包容與忍耐！那長久，遲緩，信賴自然的悠悠的思程，像折翅的春燕被擲墮於狂飆之外。

宇宙中怎找到真美的證明，嚴肅淘汰？有震動萬有的聲音，傳導着速力出賣。有美，有韻律，有新生活的辯理，飛鐵輪佔住了幽玄的空間，創造嶄新的世界！

空費了虛無主義耽於幻想中的曖昧；

空費了綺麗靈魂在種種色彩中徘徊；

環迴，觸動，却必需追隨着嚴肅的生活。

至妙的競技，定不會被乳色的霧層覆蓋。

鬭爭與勞動，是永久抓得住古今成敗。

時代的喊呼漸漸警覺了人道的愚昧。

呼聲中長是顧不到微小的辛苦，沉淪，

牠引動起又一天的曙光照破雲霧！

也許機械永不會使女人們衰弱，疲憊；
她能在眩暈中留件活東西，心頭永愛！
鐵的意志，靈的胎，孕育着機械的嬰孩，
在未來，未來，更能把握住重生的時代！

第四段

頭一聲尖嘯驚破清晨，
集合起婦女一齊踏步。
勇敢隊伍都塞入鐵門。

一包乾糧，包一個青春！

一聲汽笛，沒一個回顧。

鐵輪下認不出笑與顰，

相對着，一例貧苦平均。

皮帶迅捲出人生之路，

迸散出泛勞力的相親。

在這裏不要同情淚滴，

Lytic 的恍惚，懊惱的欠伸，

香檳泡沫，狐步的媚舞，

水紋鬢髮，金扇的白羽。

她們一樣出賣着青春！

在這裏，有真生活的世紀，

鐵的巨響，女性的狂怒。

雙手抓得住力的苦辛，

咱們要整齊女人步位！

她想：「丟掉了爹爹的繩絆，

割斷母親恥辱的繼承！

向鐵輪中捻得住一個火星，
微光中能覓到更生的途徑。」

她想：「幼小時模糊的故鄉，——

那楊柳，白鵝，引不起如今的惆悵！

微光中四周的輪廓漸漸分明，

只記着一片火光，一處吃人的市場！」

她想：「這機輪飛碾着自己的生命，

清晨到暗夜一步不會放鬆！

這是新式工奴的本營，

可不能再在這刀山上掙扎！」

她想：「由各處聚合了多少同伴，

都來低首聽這機件的飛絃。

她們誰都不惜她們的青春，

都等着這人生劇的一個頂點！」

她想：「咱們的眼光全是收容恥辱，

街頭的胡調，與紳士們的歎息，

監獄中錢奴的戲弄威逼，

機械的朋友，你能證明這些苦趣！」

她想：「雪里佛車中軟絨包裹的身段；

金字門前球場中的往還；

傳播文化的印紙上，高材粉面；

咱們一夥兒？——女性中心的分散？」

第五段

新的光輝包圍着更生的希望，

擔負起困辱，雙手承接着曙光。

烟囱中噴發出潛力的雲霧，

地下泉激流着聯合前進的歌唱。

女人的明日是一串鐵的連繫。

薔薇色的淡漠夢境，踏在腳底！

咱們一同一同赤着腳向前進趨，
悵惘，淒迷，都讓給詩人們的嘆息。

瀝青路中紛擁着人潮的奔騰，
歸去，她們各個帶回疲勞的身影。
疲勞了身體，卻增強了意識的力；
意識，擴展開未來生活的憧憬。

夜的都市，一張暗幕，在上面

開出毒汁的花朵，
爬行着狡惡的蜘蛛。

夜的都市，一張暗幕，在上面

織着迷蕩的色絲，

包藏着嬌媚的骷髏。

夜的都市，一張暗幕，在上面

滲透出苦痛的血痕，

爆發着火星的跳舞！

她也在繁華夜的暗幕之中：

呻吟，爹，母親的創痛！

憤恨，同伴們的扎掙！

未來，懷孕着血嬰。

迅轉巨輪不息的飛行。

她也在繁華夜的都市之中：

飛，追，碾碎，變化，創成，
恰好符合了她的生命。

接，握，連續，蹣跚，推動，

機械的朋友是她的見證！

爆竹

誰不是在掙扎中裹住一顆沈重的心？

誰不是喜歡晴空中光與聲的耀動？

抑塞下的茫昧的希求，

盼到一天在手尖上有火花飛迸。

誰也是具有熱烈歡欣的少年的心情！

誰也是在沈靜的生活中希得放縱！

一年能有幾天，一生能得幾次？

把人生的法繩略略解鬆。

說到憐憫麼？荒村中的餓骨強撐，

兵馬在大道上縱橫，

天火燃着了不安定的人心，

霹靂震動着蟄蟲的覺醒。

也許是孩子與年輕人的狂興

爆聲中挑起激越的心情。

聽，這是古靈的回聲，還是新生的喊叫？
暗夜間火花明映着羣星。

花球與鞭影

一個美麗的花球，

輕輕的膨漲，飄飄地浮動，

鬆鬆，軟軟，微感着渾圓的歡欣，

向你心頭投放。

明知是鼓着腮膀吹起的玩意，

在這上面却引動生之味的惆悵。

一條虛空的鞭影，

重重的派頭，搖搖的姿態，

在人頭上顯示着驕傲的堂皇。

聯想着揮繫，戰慄，與被逼迫者的希望，

向追逐裏要求解放。

晴空中膠汁吹成的權威。

在這上面憧憬着奮爭的凝想。

期 待

期待，一朵在想像中欲放的花萼，
成熟時，會變成潰爛的一個苦果。

期待，一隻藏於暗霧下嬌麗的翅膀，
暗霧散了，纔知垂斂着中過箭傷。

引起貪饒人的食慾，
峯空的惆悵；
酸澀咽在喉頭，
血滴沾污了華裳；

奔馳黃昏的暗道，不是急性子，
煩渴得要命，誰會顧仙液與毒汁？
那怕聽一聲毛髮直立的鴉鳥叫，
反比老在沈默的夜中才好。
是人都有片歡喜恐懼的怪心：
軟絨毯上的舞伴，破屋中的病人，
天可憐，還能從世間偷得一口氣，
他要從未來的銀光中捉回記憶。
記憶從來找不到那是她的邊緣，

得一段生之迷絲可牢牢地牽絆！
是嬌媚眼角流落的珍珠，是赤蛇
舌尖吐出的毒火沒有甚麼分差！
忘不在凝渾在現實中真的苦樂，
牽絲的一端會燃起期望的烈火！
期待，牠不會在虛空中騙過人生，
牠能用魔法引動生之力的競爭！
期待卽是苦果與中傷的好翅膀，

牠可是給你點相思填飽了飢腸！

詩人

不止請你謳歌天上的樂園，

行道中也須時時看到自己的邁步，

一段尋思一片風光一齣人生的活劇，

你要扮演可試試行走時的脚力。

詩人先不必把彩繪的顏色想着迷人，

夢想的翻騰我與人的認識迷住自己。

不自知中唱一段激動宇宙的高歌，

歌聲壓住了人間的喝采與煩惡。

熱光在暗海上躍動，泛湧着生之潮汐，

有層層波瀾表象着天海咽泣。

泛一隻靈魂冒險的孤舟，

白青冥浩渺處吐一口真誠的太息。

詩人，聽蘆荻間的秋聲，鳥啼在深谷寒枝，

如今多少人失掉了古老的幽趣，

聽，是一陣海上玄風吹打着大樂的繁音，
夜夜爭奏，在昏蒙中急催着朝曦！

玩傀儡戲者

奔走着太陽的射綫，到那裏去？

到那裏去？一肩上抬起生活的擔仗。

淒淒風雪中古老的村莊，

蒼涼，窮忙，有人煙的集場，

來啊，鎖呐吹出引誘的聲響，

告訴出這是明明玩弄人生的劇場。

有驕橫，妬忌，凶殺，與男女的狡猾與端莊。

有強梁的威嚇，幽默的獨語，無可奈何的低唱。

有光明，黑暗，暴風雨的震驚，

爭鬭，喧叫，——全人類的世態形象。

一聲鑼響，一口的唱白，一隻手的撮動，

來呀！咱這裏是出賣靈魂的地方。

得意的批評與過度的責備，

劇台拆了，便有的是嘲笑與歎息；

人人都忘記自己還在土地上扮戲，
每個真人的靈魂何嘗爲自己享有，
被甚麼顛動，撮弄，悲苦與欣喜，
然而在「巨靈」的掌中跳跟狂肆，
一聲鐸響，低頭時只留下自悔的心悸！
不錯，誰肯把生活的賬目認作虛空，
偏要從難解的謎面找到謎底！
世間會不少撮動，裝扮的人情味，
一池發酵的萍根，一羣失穴的蟲蟻；

一台提線的傀儡，正象徵着觀劇者愚蠢的自己！

流浪着兜起想不明的悲哀，白歸雲，

追逐去天涯，——天涯，場屋，園舍到處爲家。

一天的疲勞，夢中不會發一聲嘆嗟！

強笑，裝唱，在每個人的面前休誇，

小傀儡的舞動是這苦旅人生命的萌芽。

朝光中，黃昏後，藏在暗裏忍聽着喧嘩，

把焦躁，催促，笑語，批評，都讓與布圍外罷，

只一層慢隔便挑動他們的心靈作耍！

在人人的心尖上。開一朶光亮與陰鬱的花。

歸去，冷冷的黑夜，經過疎林曠野，

聽一聲鴝鵒惡叫担仗欹斜，

似是小木人兒在箱中也感到疲怕！

多少年，鄉村流落偃僂了壯年的身影，

任歲月飛流去，沒曾踏上大城的行徑。

大城中有數不清的新巧的玩意，

然而他不願在那些奸猾的人前顯出伶仃。

戰爭，燒，殺，愁苦逃遁，無復已往的興盛，

打起場子，在這海岸邊，可怎能打動大家的歡情。

鄉村，處處是密佈着慘淡的雲霧，

外來人——不容許你賣藝者的自由留停！

向何處去？脚力不容易奔走遙遙的旅程。

布幔破了，木人兒的衣裳殘缺，連

發光的木檐，肩頭上也叫出悲老的歎聲。

向何處去？聽海濤在落葉下驚鳴。

峭寒

峭寒輕斂起層層的鱗皴，

朔風把又一度的黃昏投入波心。

煙靄是一張紗幕輕籠着沙浮山瘦，

冷淡與荒枯——是冬晚的畫紋。

到這裏怎能找得到生之爭鬭？

潛藏於默息裏的生機，

正等待明日的晨光罅漏。

無聲的大海她胸中埋伏了洶湧的波瀾。

黎明緊接在冷靜的深夜後。

又一天，誰知道不是又一天的氣候轉變。

臧克家

逃 荒

幾莖蘆荻搖着大野，

秋的宇宙是這麼寥廓，

在這寥廓的碧落下，

却沒寸地容我們立脚！

一條無形的鞭子揚在身後，

驅我們攜手走上這同樣的路，

心和心像打通了的河流，

衝向天涯，挾着怒吼！

不要回頭再一望家鄉，

它身上負滿了炮火的創傷，

（這炮火卑污的氣息叫人惡心，

也該感謝，宅再生了我們！）

橫暴的鋒芒入骨的毒辣，

大好的田園災難當了家！

沒法追想：春天半熱的軟土炙着腳心的癢癢，

牛背上馱着夕陽；

過了一陣夏天的雨，

跑去田野聽禾苗刷刷的長；

秋場上的穀粒在殘陽中閃着黃金，

荒郊中剩半截的禾梗磨着秋響；

嚴冬的炕頭最是溫柔，

妻子們圍着一盆黃梁。

這一些，這一些早成了昨夜的夢，

今日的故鄉另是一副模樣。

一步一個天涯，我們在探險，

腳底下陷了冰窖，說不定對面突起青山。

我們沒有同胞！上帝掌上的人們

不須在這些人身上浪費一聲虛偽的嗟歎。

秋風倒有情，張起了塵帆，

一程又一程，遠遠的送着；

山海關的鐵門一閉，

從此我們沒了祖國！

販魚郎

魚在殘陽中閃着金光，
大家的眼亮在魚身上，
秤桿在他手底一上一下，
他的臉是一句苦話。

人們提着魚散了陣，
把他丟給了黃昏，

一雙筐子朝他看，
像兩隻空虛的眼。

「天大的情面借來的本錢？
末了掙回來不夠一半，
早起晚眠那不敢抱怨，
本想在苦碗底撈頓飽飯。」

暗中潮起一陣腥氣，

銀元譏笑在他的手裏，

雙手拾起了空筐，當他想到：

家中挨着餓的希望。

洋 車 夫

一片風嘯湍激在林梢，
雨從他鼻尖上大起來了，
車上一盞可憐的小燈，
照不破四周的黑影。

他的心是個古怪的謎？
這樣的風雨全不在意，

呆着像一隻水淋鷄，

夜深了，還等什麼呢？

補破爛的女人

破碎的一道樹蔭裏，
她的手，她的呼吸，
給這六月天正午的心
支持着一絲生氣。

小孩子在腿上做夢，
耐着熱，耐着心煩，

一根針撐住疲倦的眼睛，
她情願爲人綴補破爛。

微風掀開了她的破衣，
破衣裏撲出來一陣臭氣，
她縫着，眼波跟一條長線，
移到了小孩子的睡臉。

檢煤球的姑娘

一堆垃圾，春風在上面

吹不出美麗的花朵，

淘金似的，小姑娘們

把希望放在指頭尖上。

塵霧迷了人的臉，

連心也全是黑色了；

她們的青春不見開花，

暗暗地憔悴了，在黑風裏。

兩個黑洞

一道活動的人籬笆，

插住了這奇怪的兩個。

一條漢子，鐵胸膛露給嚴冬，

勁風在上面扣出金聲。

陽光在他的雙眼上逞威風，

（不是眼睛，是兩個黑洞。）

兩片油紙緊封住洞口，

底下溢出了兩道紅流。

觀衆歎息的一萬道眼波，

直往洞裏湧，像一萬道銀河。

這好比一隻雲雀正唱着往天上撞，

一隻暴力的手摘去了他生命的燈。

牽他走的是一個老女人，

也抬不起頭來，多麼沒精神！

他們的冤枉海不能測量，

口頭却不放一個字觸着怨望；

這無聲喊冤叫起了人心的可憐，

頓然騰起一片感歎：

「勢力會無聲的壓得死人命，
勢力會掩住了上帝的眼睛。」

小

默

流 轉

——留別歐洲的朋友們

一

我們都在風塵中流轉，
追逐着大時代底車輪；
惘然臨到暴風雨底前夜，
秋葉般飄墮了我的青春。

今已是廢然倦游的日暮，

古渡頭相待着遠行底船。

無邊是蒼茫的夜色，

黝黑的流水惘然無言。

黝黑的波流壓着沈沈的重載；

嚴靜的船夫呵，也不知歸航何處！

艙中誰是似曾相識的人？

闐然彷彿冥士底行旅。

二

別了，一切尚在征途的人們！

別了，一切幻夢底幻夢！

寧不知夢幻是到天底盡頭，

但是，虹彩呵，於我是深深的刺諷！

記否元宵花市底繁燈，

難擬兒時底舊夢？

憂鬱的青春底血色的酒，
送我踏上平凡的世路。

埃及豔屍般的新詞；

病療婦人底黯紅的唇脂；

永劫的罡風驀地吹來，

惡花底細縕消散於一瞬！

三

我會中夜起看彗星底異樣光芒；

我會憧憬着如焚的秋月激盪。

那是預兆樂園底淪墮，

那是地獄破滅底歡狂。

像是好奇的青年香客，

茫然參謁異教底聖地：

幾回目眩過火一般的旌旗，

徘徊期待着將臨的奇蹟。

歷史底長流在必然底灘石間迴盪；

命運底黑影在冥冥中相尋。

低頭受着空虛底禁咒，

悽然呵，病酒者底頽暈。

四

縱然是黃昏裏疊花底虛落，

至今仍散着膩人的溫馨，

偶然爲我們繫就柔絲底網，

相擁抱的却是我們的命運。

明月下寺院雪般的空階，

會凝過我們的熱淚。

四月間碎冰漸激的湍流，

可會聽到人間驚心的冷喟？

幽夢底芬芳未拚沈醉，

預期的磨折匆匆相催；

任人們給我倆刺上頑豔的花紋，
惘惘熬受着傳奇般的流配。

五

像是夢魘下悻怯的孤雛，
在黑夜裏狂張我們的雙臂；
讓宇宙在無盡中慢慢蝕磨，
緊緊把握着呵，這一刹那底撫慰！

歌頌的是那飛蛾底火光，

痛啜的是那碧油油的鴆酒。

不辭褻瀆神座似蛇樣的花環，

地下隱聞撒但的猶笑。

不信幾番飄忽的離合換來憔悴；

不信溫柔底煉獄鍛成懺悔，

終古悲劇只有平凡的下場，

——而今呀，已是前生底花絮。

六

或許是夏午涼蔭中的一寐，

背後依然現世鞭笞底冷響？

少壯底鋒芒在泥塗磨盡；

生底歡悅拚在櫪下參嘗。

城市瀰漫着黑死底瘟瘴，

田野接連着奴隸底騷動；

世代底重轅壓着我的肩頭，
頓足難耐徬徨底隱痛。

西風傳來戰馬底悲鳴，
耳邊蕩漾着陣前底金鼓；
欣然披着熹微的晨光，
夢一般的征途又在奔赴。

七

都會交響樂猶帶巷戰底呼聲，
金銀夜氣裏馳突着熾紅的巨靈；
屏息臨到人天決勝的陣地，
熱望的海潮一夜又生。

路旁榆柳才見兩回的凋傷，
歷史底花葉慘然變色；
眼看萬千未來底蓓蕾，
付與中世底黑劫！

晨昏厭聞庸俗的鐘磬，

貝葉空凝着枯魚般的文字；

祇園祇餘蕭瑟的悲風，

西來的僧衆呵，托鉢何地？

八

正如趕投宿處的孤客，

跟尋着風雨中隱約的燈光；

走遍了崎嶇的長途，

舉頭却是幽暗的窮巷。

疲倦的眼望入虛無，

寒灰裏重燃着疑惑底紫焰，

難解最是自身之謎，

道旁已張着女魔底饒吻。

自笑忽成歌德劇中的英雄，

着意推敲符籙般的典籍。

蠹魚般的煩惱深夜襲來，
斗室驚聞腐死底氣息。

九

自分許身苦行底戒壇，
到頭還是世間底兒女，
廢然拋開期待底空杯，
醉心終有風塵底舊侶。

縱只是泉邊一度相依的駝羣，
大漠上已留着我們聯翩的足印；
黃昏星熒熒地照在前頭，
冷冷的銀鈴響成一片。

孤雁掠過鏡樣的寒塘，
愴然窺見自己廋長的影子；
悠悠的往事迸上心頭，
撲簌投入銀波的懷裏。

十

誰沒有瑠瓊樣的聰明？

誰沒有可泣可歌的遭際？

刻意製成玲瓏的笙簞，

掩抑翻成悱惻的情致。

熱情幻作祭壇底火窟，

信念合招巫師底毒咒。

四周不聞慷慨的輓歌，
顧影空作婆娑的舞蹈。

沈溺縱有醉人的藥漿，
無奈難到心頭底癢處；

時代底瘡病灼傷我的朱唇，
回首還餘嘔心的噬語。

十一

腐土晦不盡豪氣底光芒，

微風終古吹皺着柔情底弱水。

人間容有乘桴的海隅，

浮沈恰在遐想底深處。

引吭欲作嘹亮入雲的高歌，

四顧仍是猥瑣的世網；

枝頭只容凡鳥的棲宕，

繞樹一任落日的迷茫。

刻骨故留華年底創痕，
畫地竟成贖罪的囹圄。
苦痛底麻醉終有醒時，
惓惓難禁自己的眷戀。

十二

恍惚經過十年離亂，
相看只餘飽閱風塵的倦眼，
杯酒潤不了久啞的歌喉，

沈默難話莫名的幽憤。

衰草不嘶着秋蟲底哀音，

疎林顫着下弦的涼月；

莫問我們明朝的行踪，

闌珊正好是別離時節！

明朝呵，漂流或是埋沈，

夜航船一樣兒啓碇！

撥水唯聞空虛的槳聲！

海上只留着逝去的帆影！

朱

湘

莊周之一晚

田野中，路邊的一口白棺材
曝露在土面，已經沒有棺蓋，
不知道是誰搬去了作柴燒，
還是頑童遊戲着把它掀掉——
那骷髏，咬着牙，圓睜起眼睛，
彷彿是在惱恨太陽曬，雨淋；
不過四肢還是馴伏的排起，

一點也動彈不了。走過這裏，
白鬚的哲人與他的門弟子
都楞了一下。或許有些心思，
白色的，飄忽過他們的頭顱，
好像這幾隻蝴蝶在這薄暮；
但是，與蝴蝶一般，不作聲響，
它們都飛過去了，不知何往。
將要沉入西海的義和，頭大
臉紅，還在作着最後的掙扎；

臨危時的情緒返映在天空，
激烈，複雜，一時與一時不同；
但是，徒然的，在崢嶸的樹杪，
在雲脊之上他伸出了手爪——
因為光采的一世已經運成
周期了；沉靜的夜久已在等，
久已在等候着他的那周期
來到；於是抹殺了一切痕跡，
夜便降臨了。百鳥唱着晚歌……

但是，在歌聲內未嘗不攙和
有迎夜之調；那是頌美睡眠，
頌美夜能封起它們的倦眼。

許是晚飯裏的雞還在胸口

梗着不化，夜深了已經多久，

老年的哲人還是睡不着覺，

對了燈檠楞着。本來，一年老，

失眠的時候便多，不過今夜

不比平常，他的感覺很特別。

那一粒青色的燈火，只有光，
不熱；像是螢火，磷火在布窗
下邊僵化了。蟲在原野裏叫，
是一種節奏的亂，淒切的鬧
搏動在黑暗底下；它不休息，
不低沉，好像是預感到冷意
將要來臨，所以趁了這霎那
來盡量的悲傷，盡量的歡樂。
聽着這種固執的聲音，草木

都變色了，顫抖了。西風的怒
將要爆發在這種悍婦一般

聒噪不休的聲浪裏；它會捲
去這喧囂，用了更大的喧囂。

那時候，樹木都要一空如掃，

只剩下枯幹枯枝，好像骷髏

僵立在寒冷中，高舉起雙手。

骷髏，這正是橫梗在胸臆間

把他的寧靜攫去了的物件！

由薄暮看見了的時候，一直
到如今，他豈不是，並不自知
自覺的，在旋繞着那個形象，
有如那個飛蛾旋繞在燈旁，
却忘去了火燄麼？……撲滅了，燈……
他閉起目來，自己想：這死生，
這壽夭，我久已看穿了，現在
何以又來騷擾我，何以又來
恐嚇？惠子死了，我不會弔喪，

妻子死了，我可以鼓盆，歌唱，
難道身臨之時——還沒有身臨，
只看見一架骷髏，我就在心
裏面恐懼了？我自己曾經要
天地作棺槨，要拏尸體餵鳥，
難道是虛言麼？不！是它在問，
是那個在眼窟窿後面的魂
在問我，如今老了，我的思想
是否依然秋水一般的奔放

去東海，鵬一般的飛去天池，
不怕五情來把它網羅，阻止。

啊，老年，可詛咒的！因為比起

童齡來，這第二童齡並不及；

又有童齡的孱弱，但是糊塗

它却沒有了。啊，不仁的造物

在老年留下了壯碩的思想，

但是，從那裏面，提去了力量！

許是爲了過度的壽算，九十，

所以才如此；從前七十，甚至八十的時候，看見一架骷髏而無動於中的能耐，他儘有——在那刻看見了它，他儘可以像是牛羊在面前看到麗姬——走過去那樣；在那刻，他自家看見了麗姬，如同看見骨架似的，也儘可以漠然不動心。一生裏養就的這木雞本領，

照說，到了昏聩的老年，應該是更易爲力了；那知道，奇怪！它並攔阻不住嘈雜的思想，與小鷄一般，不紛擁到身旁。人作不了冥靈，能拏五百歲爲春，五百歲爲秋；作不了飛，在秋暮的與叫在秋夜的蟲，雖是短促的一生，由始到終盡量的居然可以歡樂，歌舞——

人養生總不過百載，在末路
依然逃不了衰老；要是戕生
取樂，也不能無懈無厭，不能
像花，由蓓蕾開出了到花瓣
落下之時，一直是芬芳，燦爛。
到了衰朽的老年，只憑迴想，
迴想又是虛物，抓不到手上
來看見它的實體，有血有肉，
好像少壯的自家那般，奔走

並談笑，還有異而同於自己
當時的許多情思，少壯，新奇，
向外邊迸射出它們的光輝，
溫暖起來他的魂魄在死灰，
像冬天的太陽一樣。所以，他，
在暗中，在這一片蟲聲之下，
要是能以聽到在他的一旁
有一個相似的鼾聲在作響，
能以想像得出有一個面容

與他相肖的，他的這番悲痛

自家衰老的念頭便不會來

騷擾他；即使來了，他也能在

那另一自我之內獲得希望

來解落這煩惱，不會騁遐想

於骷髏而不寐了。啊，壯年裏

高步着俯視一切，略不介意

於來日如何的那一種氣魄！

啊，孤獨的悲哀，老年的孱弱！

道的種子，許多思想的嫩芽
他留下來了，只等一朝茁發
在後世的那許多哲人，才士，
狂客的心境，成爲松的峭直，
道屈；梅花的冷艷，以及禾稻，
一種平淡無奇之物；但是葆
養起來了一個國家的生命
在幾千年內，悠久，豐富，和平；
便是爲了這個遼遠的未來，

無由目覩的，在道上他高邁
而前，九十年之內始終不倦，
忘去了，棄置了小我的留傳，
以致於到現在，年老了，沒有
一雙伸出來的手掌，用溫柔
遮起他的眼睛，用勇敢驅退
這死之形象，聲音，永不復回。

十四行

何 默 爾

啊，盲目的先知者，看見光明
在黑暗之中，分不開，二而一；
又看見那一身兩面的神祇，
與頂禮膜拜者的聲調，形影；
一個聲音生的，便只是聲音——
你歌唱出日神所宣示的謎：

說遠征的「熱烈」是如何快意？

「智慧」的歸家又是怎樣艱辛？

說人生開始於美麗的攘奪，

說人生終結在另一種美境，

中間是風浪，屠宰，溷濁，鬆弛：

如此，遵照了神祇們的意旨，

它完了……至於他們的那遊戲，

盲人，你並不知道怎樣結果。

十四行

H a w t h o r n e

如其我能有你的那座苔屋，

日裏在廊前看暖色逗清幽；

晚上讀書，或許，陪伴着朋友，

聽栗子與柴薪對語在壁爐……

如其我能有你的深沈雙目，

與但丁的一樣，在蜂翼，花頭
看見死去的蜂，花裸裡，顫抖，
又看見苗條在已朽的根株……
如其我能像你那樣，看人生
像看晚景，知道那光華，形象
只是日神在天上故弄狡獪；
只是一霎時的，那蟲聲似海——
等到他去了，唯有雲氣茫茫，
或許，好些，有一輪皓月東升。

冬

冰氣中蜷縮着枯的枝條？

三片兩片殘葉枝上飄搖；

南飛去的歌鳥留下空巢——

樹兒靜悄，

它正夢，

夢着初夏今宵。

只有白的濃霜鋪遍寰中；

只有一輪冷月懸掛天空。

肌如雪的嫦娥獨宿深宮——

月兒懵懂，

她正夢，

夢着丹桂香濃。

劉

廷

芳

秋林

我在秋林中散步，
看滿林黃葉如金。

我細思：

這是何等可羨慕，
人生暮年的晚景！

照透一歲的黃昏

烈火，已焚燒了秋林，

燒的是：

青春記憶之盃所斟，

青春早忘的樂境。

老年人靜坐如秋林，

遊永遠不完之夢境。

他們的：

歲月如小溪流水一般，

有無限奧祕的平安。

金色輝煌的美麗，

是老邁衰落的秋林，

我心說：

要孤單便如中天的明月！

要老邁便如萬歲的恆星！

去後

我們去後，此地依舊有花開，

如同這朵鮮花一樣。

我們的青春去了，

還有十萬春來。

此間依舊有人，

歌頌未變桑田的滄海，

種花的園丁舉起頭來，

依舊看得見白日映青天。

我們的四肢要變成塵土，
在無情的世界中飛逝。

但此間依舊有風能歌唱，

與我們所歌的詩篇一樣。

我們去後，天半的星晨，

不會隨着我們消滅。

我們有一天也會

嘗嘗新探險的滋味，

與廣闊永恆的玩笑。

看老邁的星球死去，

蒼穹中新的宇宙產生，

看人間歲月如同纖芥，

回頭轉瞬便是一千年！

看帝國的權威隨着冷灰消滅，

看愛的權能與血肉死拚，

辛苦地，却得勝地，奔向明星。

我們遙看此間——

此間依舊有花開。

燕南園看花，想起來歐洲旅行時，曾讀過一首詩，
似乎有這樣詩意，至少是與我同意的。

五週年

一

倘若我回到

梨花壓牆的舊居，

在雪風怒號之夜。

壁爐中再添滿了紅煤，

熄了燈——像當年

在殷紅的火光前，
抱着雙膝靜候你，

這一次——

他可能讓你歸來？

二

絳色輕裘的外衣脫下，
依舊放在秋海棠的窗邊，
我也爲你檢出象牙梳

並爲你作桃紅的髮結。

三

倘若你願意，我喚醒小蓓蒂，

火光中，壽字氈上，

坐我倆的中間。

她能講你或者愛聽的故事，

忍心慘別後的五長年。

四

倘若我回到

梨花壓牆的舊居，

在雪風怒號之夜。

只一次——

他可能讓你歸來？

麗

尼

南方之歌

OVERTURE

頭部昏沉着，自己也不明白自己所感覺的是甚麼。

風，在遠遠的地方吹，唱着不知名的曲調。

啊，我啊，我缺少強暴，我太軟弱了。

雖然是強有力的酒，也沒有提起我底興奮，祇使得我更爲沉默。

台監報告着，序幕已經完了，再來的會是正曲。

然而，誰知道這却是一個斷曲啊！

觀客們都失意地回去了，但是在每一個人底心目中都有了深沉的印象，都說道，這是一幕美麗的序曲。

唱罷，唱罷，永久地唱，無休息地唱下去啊。

但是，演員却已疲倦，並且，忘記了自己是一個扮戲的演員，而自擬於戲中的真實人物哩。

也許是因為看破了這是一幕戲，所以才疲倦了吧。他雖然想唱，但是，同時他又說，這是不必要的。

是有着風，在遠遠的地方。

我呢，我却祇有這軟弱的幻像。

也許，你，不知名的友人，你要把它裝飾起來，永遠地懸掛在你底心頭麼？

啊，那是不必要的啊。

從這裏去呀，經過了那個地方，再又折轉回來。

停留着呀，死一般地停留着在這裏。

不要動顫呀，無活動豈不是更好？

啊，沉默了，而且死了！

從那邊傳來的聲音，是這般說着的：

「啊，我需要什麼高揚啊？什麼飛躍啊？

我不會給你什麼，你也不會給我什麼。

你有什麼留下的呢？我留下了什麼呢？

從前，我們是不相識；現在，仍然是一樣的呀。」

FANTASIA

我把陽光遮蔽，空氣停止，在黑暗與窒息之中唱一曲惡魔之歌。

我且把你底喉頭攔住，更把你底眼睛遮蒙，讓你不能呼吸也不能見我。

成了，啊，奇蹟之奇蹟！

在這一剎那間，你就將沉醉了呀！

誰願意把你帶到高山，或把你扔向深谷？我知道就使立在絕壁的懸崖，你也不會動心。

誰願意給你看那猶惡的面孔？我知道醜與美在你底心中早已失去

了分別。

成了，啊，奇蹟之奇蹟！

在這一剎那間，你就將沉醉了呀！

不要你聽見那遠地傳來的呼殺的聲音，祇讓你感覺得極端的沉默。

風不會吹向你底胸懷，無論是寒冷，或者火熱。

成了，啊，奇蹟之奇蹟！

在這一剎那間，你就將沉醉了呀！

讓你沒有要求，並且，也沒有等待，因為要求和等待原是不可以分開的。

還有，從空無之中你可以捉得住什麼呢？
成了，啊，奇蹟之奇蹟！

在這一剎那間，你就將沉醉了呀！

可曾見那海上漂浮着的白雲，和那在波濤之中洗浴着自己的落日？

光明原不是永遠的；黑暗，也不過如是。

成了，啊，奇蹟之奇蹟！

在這一剎那間，你就將沉醉了呀！

南方之歌

號筒的聲音——那是灰色的兵士們所做出來的事情；除此，就不能聽見什麼聲息了。

啊，這南方的冬天，這麼地溫暖的。

午後的太陽照着窗外的公園，使其現出了初春底景色。

但是，且慢着，這是你自己底感覺麼？

啊，王冠之撒棄！你破衣敝履，蓬亂着髮，在街頭吹簫而乞食的

人兒啲！

以神秘之眼，瞥視着前程，忘却了路途之遠近呀。

留心你自己底曲調啊，不要過於悲抑了，

藝術者之心底，是隱伏着過去的經歷的。

夢

是怎樣的愛與恨底夢，我們拚命地織成着呢？——如今當我們無言相對或者彼此凝視着各自底眼珠的時候，我是感覺顫慄了。

我們用眼淚和鮮血織成我們底夢寐，愛情與仇恨橫梗着在我們底夢中。我感覺了世界之旋轉與我底心頭所忍耐的重負。

我給你說過我無怨尤，在一切之前我無反縮。酒與血在我底眼前不能作出分別，我能讓我底淚之泉永遠流放，直到它底無可補救的最後。

你仍然同時裝演着天使與惡魔底脚色罷，我是馴羊與猛虎。我哀啼於母親底懷抱，我也覓食於巉峻的山崗，那時，我們仍是沉默。

疾病與煩惱！人世啊，對於生命的愛護不就是留戀於苦役麼？

在我底全身我感覺了如重網一般縛束，雖欲掙扎，也無奈氣力之枯竭呢。

頭部是感覺着微微的熱，思慮是沒有端緒，好像是不能清理的欠負呀。

手是戰慄着，不能握住筆管；是說不上可以借此來發抒心頭之重壓呀。

如此，我惟能於昏沉之中，厭惡着人世底喧嚷，而把眼睛永遠向虛無罷。

感傷之女

夜已半。醒來，聽見了如同呼喚着人名的風。

是有月光照着那婆婆的樹影。

不自主地來了恐怖和淒切，幾乎是想落下淚來，然而却祇隱忍。雖然哭，是不能安慰自己的。

夜已半。醒來，聽見了如同呼喚着人名的風。

是有白的鬼影在眼前閃跳着。

不自主地來了恐怖和淒切，幾乎是想落下淚來，然而却祇隱忍。
雖然哭，是不能安慰自己的。

提起了筆，寫，寫給遠方的人。

然而，找不出適當的話。

只說道，「親愛的，我在這裏病着，而且思念着你。」
只說道，「親愛的，我在這裏病着，而且思念着你。」

「我感覺得一切如夢，朦朧而且易於消逝。

「我感覺得昨日不能夠延長到今天。

「我感覺得死神有一天會降臨到我，

「而且來攜着我以同去。

「告訴你罷，我感覺得死於我是更爲幸福。

「告訴你罷，我感覺得生命是沒有意義。

「告訴你罷，假使我對於生命還有留戀，

「我就不會躲避着你了。

「今天我曾哭泣，

「是因爲看見了那浮橋之幻影；

「你底記憶，如今

「也祇能讓我在幻影之中追尋。」

風，吹得更急了，如同有人哭泣的聲音。

筆，垂下了，躺在不整理的桌上。

蒼白的臉映着慘澹的燭光，似乎是在舉行一個哀悼的葬禮。頭俯伏着；想哭，已經不能了。

風，吹得更急了，如同有人哭泣的聲音。

月，沉落了，夜要走到它的盡頭。

蒼白的臉映着慘澹的燭光，似乎是在舉行一個哀悼的葬禮。頭俯伏着；想哭，已經不能了。

SKETCH

潮水挾着青草和木片緩緩地流了來，幾乎是不使人注意地，要把我們底橋淹沒了。

啊，這小河，今天是多麼地歡樂啊！

因爲是雨後，蛙們歡唱了，唱得不高，也不熟練。這些幼小的生命們，還不會學會一個更巧妙的歌曲呢。

不是六月了麼？

小羊站在河邊，不喫青草，只蠢笨地望着河裏有魚能跳出水來，或者是對着那遠處樹林上頭的淡煙作着癡想。

啊，這美麗的夏啊，使牠記起了春天。

陌上，如今不正是有人在輕輕地走着麼？

SKETCH

風在天空吹着哨子，呼呼地響

（這樣說怕是不很對的吧，我說呼呼地響），

雨沒有落，天上祇浮着一些沒有色彩的雲頭。

冷麼？也說不上是那樣的，

但是，這總有一些太不像五月末尾的天氣了啊！

從市街上，我提着水回來

（用那個小的桶），

說起來，我似乎感覺有一些疲乏，

因為我是病啦。

小學校放學了，有些個孩子望着我哭，

小孩子的事情，這是很難理解的；

也許是哭着我底長髮和我底笨重的大衣麼？

並且有兩個年老的婦人（年老得頭髮都白了），

她們坐在我底門前縫着衣裳。

春 底 心

我尋找着，在這春底懷中，想得到一枝桃花；春是這般地美麗的。

我幾乎沉醉了，在這春底懷中；但是我仍然繼續着尋找。

少女們從我底身旁過去了，她們嗤嗤地笑着，說這是一個癡心的尋找，她們說：「看那癡心的尋找者。」

似乎是，我是在荊棘之中尋找桃花。

我尋找着，在這春底懷中，想得到一枝桃花；春是這般地美麗的。

紅色的引誘，如同處女底唇一樣的引誘，使我沉醉着，不斷地尋

找。

越過了荊棘，籐和刺扯住了我底衣角；微風似乎是在怨語，似乎是說我過甚地冷淡了她。

也許是吧？微風正吹動了我底薄衫。

我尋找着，在這春底懷中，想得到一枝桃花；春是這般地美麗的。

蒼古的莊園和廢墟，我在幼時所會沉醉的，如今都被我遺忘。當太陽沉落了，怕人的晚霞回照着我母親底住屋的時候，有我兒

時的遊伴在那裏輕聲嘆息。

但是，我仍然尋找着，離開了她們而尋找一枝桃花。

黃昏與孤寂

是這樣地我又帶回了我的疲乏的身體，

啊，這不是我底卑微之居麼？

說什麼卑微之居呢？反正是個安身的地方罷了。

疲乏固然是真，但是，生活是必須的。

有什麼法子反抗那不可以抗禦的事情呢？

人活着不是也喫麵包的麼？

我們底生存與不在，於這個世界有什麼關係呢？

我們歡愉着在自己底世界；

我們雖會流淚，但又何會有過傷心？

那麼，當太陽下去了，我們就相扶在田郊遊散，

夜晚，就相對而談心或者飲酒；

難道還懼怕一個不認識者之闖入麼？

煩惱

近來我煩惱得要死。心弦戰動着就好像馬上要迸斷的。

似乎是我又伸出了手，我要興奮，和刺激，和沉醉，和痛苦。

不如死了罷，死了就可以脫離一切，眼睛不能看見就可以脫離一切。

不如死了罷，死了就可以脫離一切，眼睛不能看見就可以脫離一切。

夜深了，我去尋找我的巢，我底穴。

我去和猛獅在一起，那雄壯的獅！

我去和老虎在一起，那殘忍的虎！

我去和夜貓子在一起，那悲哀地哭着的夜貓子。

完結罷，完結了我底債。

停止罷，停止了我底憤恨。

挖去了罷，這燃燒着的眼；

挖去了罷，這燃燒着的心。

夢不要來，溫柔甜蜜；

夢不要來，不安和恐怖；

夢不要來，悽慘的；

夢不要來，死亡的。

不要將我埋葬，把我扔在田間，扔在山頂，扔在樹尖。

把我留給狐狸，留給山鷹，留給烏鴉——黑色的烏鴉。

讓我底血從口裏流出來，從牙縫兒裏流出來！我是死了。

我是死了！讓我底血從口裏流出來，從牙縫兒裏流出來。

尋夢的人

請說罷，你是誰，闖入了我底夢中？

我是一個尋夢的人；但是我却從沒有一個安寧的夢。

你所帶來的是什麼呢？請說罷。

一個葡萄或一個無花果？

但是，我為什麼是有了如此悲涼的接受啊！

我是一個尋夢的人，我這樣告訴你。

當我尋求着的時候，你會來，會來帶給我一些禮物。

你底衣服是不是黑暗的呢？請說罷。

我沒有想到有光明會臨到我。

但是，我爲什麼是有了如此悲涼的接受啊！

夢於我是怎樣的一個煩亂呢？你想。

我沒有怨尤或者後悔；因爲我說我是一個尋夢的人。

你底來到是如何的一個安排呢？請說罷。

我猜想那決不是一個平靜。

但是，我爲什麼是有如此悲涼的接受啊！

什麼不是一樣呢，對於一個尋夢的人？

夜深，你是隱藏了；你隱藏着，沒有讓我認清你底面容。

你不是我所期待着的麼？請說罷。

無論如何，我是有一些疲倦了。

但是，我爲什麼是有如此悲涼的接受啊！

秋

想罷，當落葉在階前競走着的時候！

啊，今夜晚我是感覺了寒冷。

昏夜的風是要捲走我底靈魂，使我與草木一同枯槁啊！

不願意傾訴，我已疲倦於這個。

任這懨懨的情懷充滿着鬱塞罷。

爲了我底頭底重量，我是不自主地伸出了手來支持着。

不如讓心靈組織它自己底悲劇，

而將自己逍遙於沉冥之中；

祇有今夜我是沉淪了，我是沒有思慮，渾如已經死去。

啊，秋啊，不甯靜的

祇因你底悲鬱的呼號

使得我們全都蜷伏了。

夜晚，當風從樹林經過，

就好像有受難的母親

產生着難產的嬰孩喲！

啊，秋啊，不甯靜的！

我疲倦於沉思在你底懷抱，
或擁着你底單弱的手臂
以遣出自己底牢騷與寂寞；
我祇要求你給我一個撫摸
如那落在禾上的淡黃顏色呀！

啊，秋啊，不寧靜的！

當昏暗到來，一切無光的時候
我何用乎再遲疑着在田畝？

那時你底手會隨着夜風伸來，
徐徐地落在我底脫落的頭上：
如此就是我和你，你和我罷！
啊，秋啊，不寧靜的！

SONNET

啊，這月亮，今宵我又相逢你，
在這湖濱，在這久別的故居，
但是如今這裏是一片荒蕪，
而且我已經變得如此沉寂；
老了！我祇被命運看作兒戲，
還去向誰訴說過去的愁苦，
或者要求一個溫情的摸撫，

我惟能讓你爲我微微嘆息。

啊，我已疲倦，請你少待些時，

祇等我能喘得出這一口氣；

如今我已無能歌唱，沒有詩，

亦無能在心深處獨自暗泣。

啊，遊人歸去了，我已經來遲，

湖濱如今尋不見她底足跡。

迷茫者之夜

一

從南到北，

從北到南——

如今，我又落在這樣的地方。

雨後，荒涼的古城

如一個神祕之夜。

行遊着在這渺茫的市街之上，
我彷徨而又彷徨。

沒有寂寞，也沒有悲傷；

沒有落淚的心情，或懷念於既往……

古廟黯然無聲，

祇烏鴉單調的鳴噪。

然而，別矣，我底故居——

我從南到北，

從北而到南。

二

無聊與黑暗蠕動着，

在這城亡之都。

我摸索而探試，

手和足屈盡其職責。

疲勞的夜之征程，

使我感覺得消磨之可畏。

但我已無有呻吟，

却祇有悵惘。

三

你聲音，如今也知道沉默麼？

風已經忘却怒號了呀！

踏着恍惚的途程，

經過了如何奇異的惡夢！

雖眼目發出光彩之審視，

但有什麼用，在這迷離之境？

飄盪着的夜之寂噓，
沉下了，又浮現出來。

流浪者之夜歌

一

啊，請賜與憐憫，神，

請示給我以明天，

今夜我如同落葉飄零，

不知道何處可以容身。

頭上燦爛着星星，

曠野是這般寂靜，

一切都已經沉默，安眠，
惟有我是彷徨着，清醒。

我是探索着我底途程，
永不能找得勇氣前進。

二

星星，請導我前行，

請示給我以眼睛，

祇望你有輕微的聲音，
停落在我脆弱的心絃。

我歌唱不能成聲，

夜露是如此寒冷，

這戰慄的情懷是淒清，
這旋律訴了我底哀情。

你知道我是漂泊經年，
祇爲這無歸宿的深心。

林

庚

有 閒

荷葉的香氣中，

冷露上乃有朝霞的顏色。

告訴我，在清冷的早晨

究竟最宜於想些什麼？

陰天的午後，

幾把破舊籐椅，

花與綠葉，

靜聽着人口中的話。

風從身邊吹來，

遠處灌溉豐滿的水田，

總不時在眼前，

便只想着斜陽，

天晴了映在水裏的麗影。

生在

生在今日，

使我怕看誠實人的眼睛；

滿身的筋骨，

大路旁，

希望與失望之交接。

夜間的睡，

與午陽下的休息，

人疲倦了。

花牆下的貓，

跳過了籬笆去，

捉住所喜歡的麻雀，

一場喜劇。

一人

一人啣着一枝烟，

在牆角坐下，

我開始愛這樣一天，

嘗烟尾的苦味。

夢裏的回想，

敲軟了自憐的心，

在我醒覺，

拭去了眼角的淚，

我輕輕的悔恨。

衣架上的塵土，

漸變了顏色，

灰厚的，

終於搖落，

一件大衣，

耳邊的腳步，

知道是有人走過。

獨自裏埋一枝花，

爲了它在冷風中顫抖，

遠年古老的城中，

街巷的名字，

記得的，

又被許多人記起過了，

夜來的風，

吹醒了希望，

像星光

晃晃的

晃在眼前。

夏 晚

山後喧囂沸騰，
草間的顏色，
浸入悄然的熱鬧裏。

沙漠一角地上的影子，
有紅的帳篷，
與駝背上的人，

晚風中銹了的鐵翅飛過，
展在天際，

遠處見點點沒落的旗幟。

黃昏的太白星，

青亮的，若當年之豪放，

解釋了一切，

給與過路的少年人。

夏之昏野的流思，

在螢火蟲之前飛來，
樹與田間，
紅黃和藍色的野茉莉
盛開了。

附 錄

論新詩

臧克家

新詩，在人家懷疑它的存在或是否有着前途的今日，而它在文壇上已成爲一注洪流了。這是很自然的，沒有一個人的力量能使潮流倒轉。否認它的人真有些糊塗，他們承認中國的詩由三百篇直到律詩，其中的轉變是「勢」，而獨忘了由舊詩變了新詩也是「勢」，他們反對新詩的口號也覺太朦朧。他們說新詩根本不能成爲詩，因爲沒有韻律，因爲太土白，換一句，就是嫌太不文雅，說這種話的時候，他們一定忘記詩的祖宗——三百篇是來自民間的。關於這些人我不想有更多的

話說。花樣設法再翻的舊詩的死殼子，裝不下這樣一個時代產生出來的詩的靈魂，因此，新詩不得不革掉舊詩的命，這不是誰的力量提倡起來的，是，那不過是登高一呼的點勁。新詩還是一個嬰兒，它有着無法限量的生命，你懷疑它的前途不如祝福它更聰明些。

來檢閱一下十幾年來的詩壇，我不禁要歎一口氣！是的，它進步的痕跡是很顯然，可以說是有點可喜，然而可喜的不比可悲的多！當新詩剛有了生命的時節，像一個乍放了脚的女子不免有點袅娜，仍然脫不掉舊詩詞的氣派，那是沒法的事，我們不能拿今天的眼光去評量古人。這時期的代表我們可以舉嘗試集。第二期給了新詩另一途徑的

是徐志摩，也可以說新詩到了這一期才有了更多的希望，他的影響大到造成了一個潮流。然而憑良心說，他這種影響壞的方面多過好的。徐志摩的詩給了人以外形上的修飾，叫人知道寫篇詩並不是容易，這是好處；不過這也是壞處，他只從英國販過一種形式來，而且把裏邊裝滿了閒情——愛和風花雪月。他那種輕靈的調子也只合式填戀歌，偉大的東西是裝不下的。因此，徐志摩雖然造成了一派的潮流，然而對新詩的功績是不甚值得歌頌的。

在這一期裏，聞一多的死水給了新詩一個好影響，他的格律論自有他主張的理由，可以不必反對，因為在新詩沒有正確方向的時候，

有人創造理論只要「言之成理」便是可以參考的。聞一多的好處，是要在內容上表現一種健康的姿態，同時還想試驗着創造自己的詩（這就是說，脫開外國的圈子），雖然工夫沒做到成功的地步。

最近一期，戴望舒又從法國搬來了所謂神祕派的詩的形式，他的影響也造成了一種風氣。我覺得這樣的形式又好表一種輕淡迷離的情感和意象，從「的、呀、嗎、吧」中尋一種輕淡迷離的趣味。這樣，它是沒有前途的，頂好沒有前途，誰高興看一株毒草蔓延着呢？

還有一些人在做口號詩，我是反對的！在作者或者想用它作爲一種宣傳思想的工具；不過，口號沒有力量，滿紙的鮮血和炸彈是不能

叫人感動的，而況在詩的本身已失掉了它的條件呢？

我們檢閱了新詩短短的生命，不歎氣待怎樣呢？

我每次閱讀一篇新詩，往往不讀完就放下了，因為它的內容拒絕了我的眼。我始終堅信一篇詩的好壞在內容上的重過在形式上的。中國舊詩詞因為形式上的限制，表現大的思想幾乎不可能，這話一點也不過分，一部詩史就是證據。例外不是沒有，那可少到屈指可數了。如果用新詩寫愛情寫風景，我覺得那倒不如舊詩詞更為合適，而且就讓如此做下去，怕萬難勝過前人的成績，就是勝過也是可羞的。

我們的時代是在暴風雨裏，鄉村經濟破產使得都市動搖，不知有

着多少的生命正慘痛地往死路上去，這些生命和我們是連在一起，他們是我們的同胞，處在這樣的環境裏，只能寫詩已經是可恥了，而再閉上眼睛，囿於自己眼前苟安的小範圍大言不慚的唱戀歌，歌頌自然，詩做得上了天，我也反對，那簡直是罪惡！你有閒情歌頌女人，而大多數的人在求死不得；你好歌詠自然，而自然在另一些人餓花了的眼裏已有些變象了。

對於中國寫詩的人我不敢有過重的苛求，如在別國裏的一樣以生命作抵押去做思想的實驗，從死裏逃出來，再用詩寫他苦鬥的經歷或歌頌目前的成功。然而作爲一個詩人而活在眼前的中國，縱不能用銳

敏的眼指示着未來，也應當把眼前的慘狀反映在你的詩裏，不然，那真愧煞是一個詩人了。

關於新詩，我不贊成要一定的形式。無論如何解釋，形式一固定便成了一種限制。我們才從舊圈子裏跳出來，不能再走入新的圈套，不過我也不反對別人在更有理由的底下創造別種關於形式的理論。我覺得形式固定了就像兩道長堤一樣限制得河流不能更壯闊的奔放。並且，偉大的詩人會不受這樣箝制。如果要我舉例，那很多。西洋的商籟體，莎氏比亞就不遵守，而在上面加入了自由，後來的人沒有敢非議的，而且將他所用的那一件，稱為莎氏商籟體。中國的大詩人杜甫

李白也會創了新的格調。我認爲新詩的形式應該由內容來決定。如果你要用大的材料寫長篇詩，那麼形式也得隨着擴大起來，而字句的多寡，行列的排佈又與內容氣勢有莫大的關係。寫革命情緒的詩和寫兒女纏綿的詩決不能用同一的形式。自有新詩以來，我所見到的形式只是宜於表現後一項的，因爲沒有過偉大內容的篇什，所以偉大的形式只好將來發現了。

新詩須要音調，那是應該的。音是音節，調是調子；音節不是韻律，音節和調子是音樂性的而不就是音樂。音節，在韻脚上有時找不到，是韻脚範圍不住音節的原因。所謂調子，是指字句地位的排列。

某種感情和思想，適合於某種音節和調子是一定的。這和一個字顏色的鮮亮和黯淡，及聲音的響亮和低啞有着密切的關係。這裏邊的道理在門外人看來是無限神祕的，而說到真處，是必然的。直到現在，我所見到的新詩的音調，不是模仿外國就是模仿前人。前者不必說是不應該，只模仿先進的人也足以妨礙後日的發展。中國新詩的音節，至今還不外一二兩行押韻，或二四對押，或中行押韻數法。其實說押韻是不甚妥當的，應該說是調音節。有些人還在用不同的單音字填十四行，這幾種全是來自外國的。我認爲目下中國需要一種沈重音節和博大調子的新詩。只在鏗鏘的小音調裏兜來兜去，新詩是沒有希望的。

話要說回來了，沈重的音節和博大的調子是須有沈重的大時代的音節和澎湃的博大的詩人的思想和感情作爲內容的。按理說中國應該有這樣的作品出世，而爲何至今還看不到呢？

新詩的詞藻是一個大問題。這也便是如何區別於舊詩詞的一個關鍵。初期的新詩，納入了許多舊詩詞的句子，弄得成爲「四不像」；這個問題早有人注意到。但主張也不一致。有的人主張字句要華貴，有的人全用土白寫詩。並且各人都有試驗。新詩既是活的語體詩，那麼用土語是應當的。不過這土語須得具有相當普遍性，用到句句加小注也不免叫讀詩的人感到滯氣。土語入詩古詩早已有過，詩經的國風

也全是當日通俗的土語，它的用處大過一切文人學士的製造。有很多
的土語民謠是可以入詩的。因為這種東西是不容易形成的，它具有
一種特別的魔力，你想形容某一種境界，非它那一句不恰當。北方有句
俗語：「無事生風」，我會用它形容過靜的山谷，覺得最合適。靜到
了「無事生風」也可算盡致了吧？類似這樣成語遍地皆是，只要詩人
留心便可採來的。新詩的句子我不贊成過艱深（雖然我自己也犯過這
種毛病），弄到了晦澀的地步。句子是要深刻，但要深刻到家，深刻
到淺易的程度，換句話說須把深的意思藏在淺的字面上。這我可以隨
便舉我自己的兩句詩來做例子：

「他的臉是一句苦話。」（販魚郎）

「黑夜的沈睡如同快活的死，

早晨醒來個奴隸的身子。」（罪惡的黑手）

第一句人人可以懂得，然而一個折了本的販魚郎的難堪可以道出了。第二句看來極平易，然而實在極不平易。這種「深入淺出」法最不容易，我自己在向這方面努力，也希望大家一齊往這條道上走。

一般人把新詩看得太容易，寫幾篇歪詩便自命詩人，這是一個大的錯誤！因為看得太容易，所以隨手亂塗，給社會上的人對新詩以惡劣的印象。這種的人是新詩的罪人。他不知道寫詩的苦處。一個詩人

須得先具有一個偉大的靈魂，須得有極熱的心腸，須得拋開個人的一切享受去下地獄的最下層經驗人生最深的各種辣味。還得有一雙靈敏得就要發狂的眼睛，一轉之間便天上地下，地下而又天上。他應該最先看到未來，用力去促未來早日實現，而偉大的詩就是從這實際和精神掙扎中產生出來的。

一個詩人須得執着人生，執着詩，要把詩看得比生命還珍重！要用人間的一切學問和世情鍛鍊自己，而感情往遠大處放。詩人要以天地爲家，以世界的人類爲兄弟。有這樣的胸懷他的詩才能夠偉大。對於一句詩，一句詩的一個字，一個真正詩人他是決不放鬆的。要形容

一種東西，他展開思想的門，選了又選，結果從無數思想中他只放出最合適的一個來。對於句子的排列，那匠心比玉人雕刻一塊瑰寶時候的心還細，還苦，他的詩句全是用心血塗成的。他或者因爲一篇詩的思想而不容於國家或時代，甚至上了斷頭台，臨死也含着笑。你看，做一篇詩，做一個新詩人是很容易嗎？

中國一般喜歡詩的人們，現在似乎都轉了愛好的方向，風花雪月和情詩大家都已厭煩了，這是種好現象。同時有些新進的人都在向着健康的道路上走，雖然我們自己是沒有偉大的希望，然而也可以作爲一架過渡的橋樑，使後來的人踏着走向偉大的路。

書叢學文版出店書活生

我 與 文 學	春 桃	犧 牲	遲 暮	殘 冬	勞 者 自 歌
傅東華等編 三版 實價六角	落華生等作 實價八角	老舍等作 實價八角	郁達夫等作 七角五分	茅盾等作 實價八角	豐子愷等作 實價六角
本書內有五十九位作家各自寫他在文學活動上的經驗，如文學興趣的發生與見解的梗概，讀書心得，創作匠心，也可說是一本各作家文學生活的詳細自傳。	春桃（落華生）鼠牙（魯彥）四十頭牛的慘劇（蔡希陶）五十元（王統照）報應（張天翼）山中送客記（艾蕪）新年是不准哭的（征農）賑米（蔣牧良）一個虔誠人的夢（姚舒）小羅子（蔣弼）橋上（魯彥）夜（墨沙）等十二篇創作。	內容包含：犧牲（老舍），神經病（蜀寶），妻的一周間（沈起予），包氏父子（張天翼），可憐蟲（李輝英），銀龍翻身的時候（王統照），亞猛（魯彥），人非人（落花生），王家（萬迪鶴），沒有了牙齒的（草明），生路（張露微）等十一篇創作。	內容包含：遲暮（郁達夫）微神（老舍）屋頂下（魯彥）貴發叔（盛煥明）馬棚灣（墨沙）萬仞約（張天翼）沒有用的人（靳以）出獄（何家槐）祈雨（王統照）等九篇創作。	內容包含：殘冬（茅盾）多收了三五斗（聖陶）女兒心（落華生）人與人之間（李守章）安舍（魯彥）咆哮的許家屯（艾蕪）老人（沙汀）打胎（安娥）等十四篇。	內容有：勞者自歌（豐子愷）不算情書（丁玲）我的種痘（魯迅）故鄉一人（徐懋庸）我的學化學的朋友（茅盾）命相家（丐尊）倫敦的乞丐（語堂）等二十四篇散文。

文 學 詩 選 之 一

她的生命

每冊實價四角五分
外埠酌加郵費

編輯者

生活書店編譯所

發行者

上海福州路
生活書店
第三八四號

印刷者

生活印刷所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十二月 初版

82

8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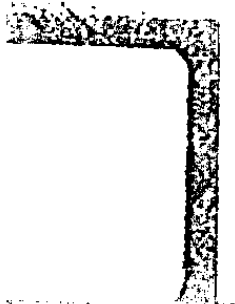
251035

—

(5)

活生

269



80.15